

[財團法人泰安旌忠文教公益基金會]旌忠岳飛網站

下茄苳旌忠廟 第四十八首籤詩故事：李通 (李通驗識假金牌)
準信金牌的是真 奸徒假旨害忠臣 若非識認辨真假 毒手張弓屈殺人

上文書言到：文貴把周殷打出，即令退堂。那周殷被逐，心挾憤恨，趕緊回京直投。一日來到太監府候令，恰遇劉謹與焦彩、穆宏議事。聞報，即喚進。周殷來至後堂拜見，稟告文貴毀書逐使，並擲出許多不遜之言。劉謹到：「知道了」。令退出，越想越恨道：「可恨文貴欺吾太甚，待奏旨擒捉來京處治，方消我恨。穆宏道：「文貴勢力頗大，掌朝國老三世老臣是他的父親，世襲英國公、天下兵馬大元帥張茂是他的岳父。文貴年四旬餘，汗馬出身，在昔先帝手內，履立戰功。升山東全省提督軍門。公公雖奏旨宣召，文貴必不進京。」劉謹道：「他怎敢不遵聖旨？」焦彩道：「山東大同關乃水際重鎮，聽召不聽宣。雖有參奏，事乃涉及公公，聖旨若往宣召，彼必托辭重鎮，不肯遵旨進京，雖奏無益。劉謹道：「若是，此恨怎報了？」穆宏道：「若不結果這狗官，別省文武倘不望山東武將銀兩呼？若害他不得，豈不是一馬不行，百馬尤？」劉謹道：「正是。但怎能結果這狗官之命？」穆宏道：「昔明太祖洪武皇帝定鼎后，討金牌十三道。此金牌除非國家大故，方可給發。無事藏于內庫。今當假造金牌，詔稱朝內急事，現無能臣，特詔文貴進京重用。彼見金牌，必星夜進京，拘而殺之。但是假造金牌，朝廷知道，其罪不小，恐公公不敢行耳。」劉謹笑道：「咱家謀反尚敢…何在于假造金牌。」

即發出足色赤金召匠，令穆宏監造。穆宏領命，不一日金牌造成，又令繡匠制牌囊。過了月餘，俱各完備，送與劉謹觀看。那金牌果然黃燦燦毫光耀目，牌囊是黃綾做的，上面用金線繡就二龍斗珠，好不齊整。劉謹大喜。並假一道詔書，令金牌官帶去，又著心腹家將方德，攜假聖旨及差官所用衣物等，帶家丁二十三名前往。並叮囑道：「文貴若是啟程，算計何日到京，務須預差人來報，好再假詔書半道開讀，就城下擒殺之，不得有誤。

方德領命收拾啟程，來至山東地界，即扮起差官服式，驛站軍士問明，忙來到提督衙稟報。

且說提督文貴，聞知詔到，即令通知滿城文武伺候接詔。三日過了，詔到，文貴率領文武百官，出城迎接，拜伏道左。帶詔官欠身道：「奉朝廷聖旨，請帥府開讀。文貴即起立，讓帶詔官及金牌官過後，方同百官進城。來至帥府，備過香案，文貴跪聽詔書，差官讀曰：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，賢臣乃邦之根本，實國之棟樑，能制治于未亂，足保邦于未危。朕今朝鮮忠良，國多稗政。茲爾山東提督文貴，文能安邦，武足定國，以置遠方，朕甚惋惜。特差金牌宣召面見，委以重任。詔到隨使星夜進京，勿負朕意欽哉！」

文貴接詔已畢，望北謝恩。只見十三面金牌官，各負一面金牌。原來文貴身雖居提督，從未曾見金牌，但見黃燦燦毫光耀目，連聲喝采。令家將把詔書及金牌在東花廳上，用香案供奉，俟進京繳旨。一面與差官相見，分賓主禮坐下，繼而擺設筵席。文貴問道：「朝中許多大臣，何故宣詔本帥？」方德道：「此乃大人祿位高升，故聖上念念。望大人作速進京，以慰聖懷。」文貴道：「本帥准於十日內啟程。」

筵罷，即令人送差官到館驛安歇。文貴回衙，令差人準備行囊、籠杠、收衣裝，又著該房書事趕造錢糧軍馬冊籍，以便交代，不提。

卻說大同關有一中軍官，名喚李通，今年亦不過三旬，生得白淨，武藝高強，做事精細。先亦在京充當一任金牌官，後發到大同關任用，被文貴視為心腹。近日奉差外出，數日後方得回來。文貴欲候其回來，將提督事務交他代理。到了是日絕早，先把籠杠發出府庭。俟候至夜牌時候，李通才回，見桌上俱插黃旗，寫著奉旨升見。即向轅門官問道：「大人何故進京？」轅門官就說金牌宣召，侯將軍前來交代。李通聞言，心中十分疑惑。轅門官入內稟道：「中軍官李通候令。」文貴令進。

李通來到後堂，參見繳令畢。文貴慰勞道：「難得將軍勤勞，本帥奉旨進京，專候將軍到此，收掌提督事務，即要啟程。文通稟道：「末將甚有疑心，這金牌除了軍國大變，從未給發。今無故發出金牌，事屬可疑。況朝中有無數大臣，何故來召大人？我想大人平日正直不阿，現今劉謹當權，大人不肯趨媚，莫非劉謹挾私恨詐發此金牌，此未可量。」文貴笑道：「若論劉謹，本帥實有觸犯，只是他怎敢詐發金牌耳。李通道：「未知大人何事觸犯劉謹？」文貴便把毀書之事言明，並說：「諒他吃了老虎膽、豹子心，亦未敢如此作為。」李通道：「這謂之‘一馬休’，山東全省武將銀兩不交，別省必難收取。目今他奸黨最多，既已痛恨，怎不詐發金牌！況老爺乃聽召不聽宣的職任，故用此計。但不知大人把金牌放在何處？可令末將觀看。」說罷，文貴既引了李通至花廳。

到了聽中，早見廳上香案正供著金牌。李通住步細看，回顧文貴道：「不出末將所料，不但詐發，連金牌多是假造的。文貴吃驚道：「將軍何以知其真假？須要細看。倘是真的，欺君之罪便不小了。」李通道：「怎不細看！大人是未曾見過，末將乃曾見過的，如何瞞得？你道那真的金牌，因正統天子年間，于路上第七面缺了一角，差官即用銀鑲補至回朝。正統天子恐再補金，不能取信於天下，故此第七面鑲銀。但金每一寸四方重一十六兩，銀每一寸四方重一十三兩。此牌故減重二兩有餘。今一十三面，盡皆周全，其假可知。自太祖至今百餘年，金色已老，這新的金色燦爛，非假造而何？此不待智者而后知。」文貴醒悟到：「非你明言，吾幾乎被騙了。」李通上前把各金牌提起，放下笑道：「莫說大人難識真假，連這造金牌的，亦不知委曲。當時太祖制鑄金牌，因天下兩京十三省，金牌每面重二斤一十三兩，此乃天秤較准。今每牌輕重不一，看來連這造假金牌的人，委實不知其詳。大人不信，可秤看便知。」

文貴即令家將，取天秤前來，把金牌逐面稱過，最重者每面只得二斤八兩，其餘或兩斤七兩，最輕者兩斤零五兩。文貴大怒曰：「若非將軍指點，吾進京去，性命必定斷送奸佞之手。但這夥狗才敢來捋虎鬚，待吾立差官速擒來根究，自然招出實情。」李通說：「不可，那假欵差，必有差人打聽。若聞大人調兵，彼定逃走。今行李已出，可令人請來，詐說一同啟程。彼必深信前來，豈不是更妥當。」文貴道：「說得是。」立差家將往請欵差前來，「說本帥一同啟程。」家將領命而去。文貴即時升堂，只聽得聚將聲響，三聲大炮，一片鼓樂。文貴坐在堂上，九營四哨，眾將上前打恭，分列兩旁。軍民俱在門外觀望，劊子手立在通道上。

且說方德在驛中，亦恐文貴識破假金牌，時時打聽，已知行李發出，心中暗喜中計。忽把門人進報道：「文提督下帖，請老爺到衙，好得啟程。」方德便同金牌官并武士上馬。來到提督府前，見文貴升坐大堂。方德暗想：狗官死已臨頭，還這等做作。只得下馬候令。轅門官報上堂道：「啟上大人，差官方德在轅門外候令。」文貴令傳進轅門，高叫道：「大人傳差官進見。」方德疑惑：「只叫傳進，何無‘請’字？莫不是有走漏風聲哩！」卻又見籠杠俱在。方德才得安心。便對金牌官道：「爾等隨後候見。」便從東角門丹墀來到大堂。打拱道：「大人在上，下官拜見。」文貴道：「免禮，請問這金牌何人所發？」方德吃驚道：「大人差矣，金牌自是朝廷御物，豈有別人代發之理？」文貴變色道：「我豈不知金牌是朝廷發的？至若假金牌亦豈是朝廷所發嗎？」方德道：「此乃內庫發出，如何有假？」文貴大怒，拍案喝道：「呸，狗官！汝死在眼前，還敢爭辨！」喝令家將，取出金牌來看，又著出天秤伺候。家將領命進去。

且說那些金牌官，在轅門外等候，聞知勢頭不好，一齊上馬逃遁不表。

不一時，取到金牌，文貴對方德道：「狗官，這金牌真假，怎瞞得本帥？那真的金色已老，且每面原重二斤一十三兩，其第七面損失一角，用銀鑲補，減重二兩餘，你這十三道煥然新式，且又輕重不等。最重的只得二斤八兩，輕者只得二斤零五兩。你自行評看，便曉得我沒冤屈于人。」方德只得上前逐面秤過，驚得魂飛天外。暗想為何輕重不一？這分明是害我性命。戰慄跪下叩頭道：「輕重雖是不一，實是天子領發，大人不信，俟面君時，奏聞便知是真。」文貴喝道：「我若進京，性命難保。實是奸監差使你來，騙我進京，你可據實招議，免你死罪。不然就得領罪了。」命武士取各樣刑具前來伺候。武士一聲吆喝，帶上各樣刑具，分列兩旁。

文貴道：「方德著實招議來。」方德叩頭道：「實是冤枉，教卑職怎樣招議？」文貴道：「匹夫還不招議！喝令將狗官拿上夾棍，武士答應一聲吆喝把方德按翻在地，脫去鞋襪，雙腳扯入夾棍。執行人將繩子一收，才收得五分，方德大叫一聲，暈絕于地。執行人上稟道：「啟大人，犯官暈絕了。」文貴令取冷水噴面。不一刻，悠悠醒來。大叫：「痛殺我也。」文貴道：「狗官，招也不招？」方德道：「實是冤枉，教我怎招？」文貴喝左右，與我將刑收足。方德道：「待招罷。」文貴道：「快招來。」方德道：「小人係劉公公家丁。」文貴道：「本帥若同你進京，要怎謀害？」方德道：「劉公公主意，大人到京之日，即假詔旨下，勿容大人面君。」

文貴聽罷，即命轅門官帶軍五百，圈往驛館，擒捉金牌官。武士及轅門官稟道：「適才金牌官，在轅門外等候，知風已逃遁。」文貴令轅門官前往驛館打聽。不多時，回報道：「果然逃遁。」文貴道：「便宜了這伙狗才。今將方德上了鑊鎖，發禁本府牢獄，令牢軍小心看守，無容疏脫。令籠杠仍收入衙。其金牌收上，候另日解京。」袍袖一拂，退堂。官軍退出，盡稱奸監好生厲害。

〈參考資料〉：大明英列傳1000 第五回李通驗識假金牌